

龔定盦全集

定盦續集目錄

卷一

說京師翠微山

說昌平州

說天壽山

說居庸關

說張家口

說宗彝

說蠶

說刻石

說碑

說衛公虎大敵

大史公書副在京師說

京師樂籍說

說月晷

宥情

涼燠

論私

抱小

尊史

尊命

尊任

尊隱

卷二

古史鉤沈論一

古史鉤沈論二

古史鉤沈論三

古史鉤沈論四

壬癸之際胎觀第一

壬癸之際胎觀第二

壬癸之際胎觀第三

壬癸之際胎觀第四

壬癸之際胎觀第五

壬癸之際胎觀第六

壬癸之際胎觀第七

壬癸之際胎觀第八

壬癸之際胎觀第九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一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二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三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四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五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六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七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八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九

乙丙之際塾議第十六

乙丙之際塾議第十七

乙丙之際塾議第二十

乙丙之際塾議第二十五

述思古子議

保甲正名

地丁正名

撥四等十儀

祀典雜議

答人問關內侯

卷三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病霖館記

長短言自序

商周彝器文錄序

升平分類讀史雅詩自序

于祿新書自序

錢吏部遺集序

江左小辨序

江子屏所箸書序

袁通長短言序

上海張青瑯文集序

金孺人畫山水序

上海李氏藏書志序

江南生麀筆集序

阮尙書年譜第一序

陸彥若所著書序

張南山 國朝詩徵序

續溪胡戶部文集序

邵子顯校彙婁東雜著序

懷甯王氏族譜序

禮部題名記序

四先生功令文序

送徐鐵孫序

識某大令集尾

序嘉定七生

卷四

王仲瞿墓表銘

工部尚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

武顯將軍福建海壇鎮總兵官丁公神道碑銘

明按察司僉事金君石闕銘

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兩廣總督諡敏肅涿州盧公神道碑銘
代阮中堂

刑部主事番禺黃君妻周墓碣銘

徐泰母碣

孔憲彝母碣

朱殤女碣

潘阿細碣

京師悅生堂刻石 代宋經歷

鳳山知縣常州湯公父子畫象記

金侍御妻誄

最錄南唐五百字

記王隱君

吳之瘞

書果勇侯八勦

書番禺許君

書葉機

書金伶

松江兩京官

縱難送曹生

臣里

廬之推

捕蛾第一

捕熊罷鷓鴣豺狼第二

捕狗蠅螞蟻蚤蟹蚊蛇第三

定盦續集

仁和龔自珍

卷一

說京師翠微山

翠微山者有籍於朝有聞於朝忽然慕小感慨慕高隱者之所居也山高可六七里近京之山此爲高矣不絕高不敢絕高以俛臨京師也不居正北居西北爲繖蓋不爲枕障也出阜城門三十五里不敢遠京師也僧寺八九架其上構其半臚其趾不使人無攀躋之階無喘息之憇不孤巉近人情也與香山靜宜園相絡相互不觸不肯不以不列於三山爲懣也與西山亦離亦合不欲爲主峰又恥埒西山也草木有江東之玉蘭有蘋婆有巨松柏襍華靡靡芬腴石皆黝潤亦有文采也名之曰翠微亦典雅亦諧於俗不以僻儉名其平生也最高處曰寶珠洞山

趾曰三山盦三山何有有三巨石離立也山之盤有泉曰龍泉澄澄然渟其間其蟄之也中矩泉之上有四松焉松之皮白皆百尺松之下泉之上爲僧廬焉名之曰龍泉寺名與京師宣武城南之寺同不避同也寺有藏經一分禮經以禮文佛不則野矣寺外有刻石者其言清和康熙朝文士之言也寺八九何以特言龍泉龍泉迟焉餘皆顯露無龍泉則不得爲隱矣余極不忘龍泉也不忘龍泉尤不忘松昔者余游蘇州之鄧尉山有四松焉形偃神飛白晝若雷雨四松之蔽可千畝平生至是見八松矣鄧尉之松放翠微之松肅鄧尉之松古之逸翠微之松古之直鄧尉之松殆不知天地爲何物翠微之松天地間不可無是松者也

說昌平州

昌平州京師之枕也隸北路廳北路廳隸分巡霸昌道分巡霸
昌道隸京尹州在德勝門北八十里州南門至北門七里州之
東有鎮山焉曰天壽山明十二陵之所在又東南有小山焉曰
湯山實維溫泉有江東之辛夷樹焉

純皇帝置行宮實東巡之所憇州南門之外有泉焉曰龍王泉
泉上有龍王祠泉南流西南又有泉焉出大覺寺又西有村焉
村有多泉村人自名曰百泉百泉之泉與大覺之泉皆東南流
以入於沙河州之北二十有五里曰南口南口者州之蔽也居
庸之基也入延慶州界矣州之人才漢有盧植唐有劉蕡今有
王諉齡王諉齡者好積書璽然長者以孝廉方正徵授牘禮部
則奮筆言當世事其言有曰今士習尤謹嘉憲小慧上宜崇樸
學以勵下仁和龔自珍以此言爲然也其穀宜麥亦宜稻其土

產硝磺其木多文杏蘋婆柿棠梨其俗敬賓客富人畜車馬不敢騁於里門

說天壽山

由德勝門北行五十五里曰沙河沙河有城出沙河之北門實維廣隰豐草肥泉引領東拜大山臨之是爲天壽山明成祖永樂十年所錫名也京師西北諸山皆宗太行山此山能不與羣山勢相屬有明尊且秩焉自永樂至天啓十有二帝葬焉謂之十二陵獨景泰帝無陵崇禎十五年妃田氏亦葬其西麓十七年帝及周后亦社稷昌平民發田妃之墓以葬帝后因曰十三陵矣山多文杏春正月而華山之勢尊故木之華也先山氣厚故木之華也怒山深故春甚寒深且固故雖寒而不冽其石其鹿皆絕大山之理如大斧劈山之色黝以文山之東支有湯山

焉其泉曰湯泉焉山之首尾八十里

說居庸關

居庸關者古之譚守者之言也龔子曰疑若可守然何以疑若可守然曰出昌平州山東西遠相望俄然而相驂相赴以至相蹙居庸寘其間如因兩山以爲之門故曰疑若可守然關凡四重南口者下關也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嶺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蓋自南口之南門至於八達嶺之北門凡四十八里關之首尾具制如是故曰疑若可守然下關最下中關高倍之八達嶺之俛南口也如窺井形然故曰疑若可守然自入南口城蟄有天竺字蒙古字上關之北門大書

曰居庸關景泰二年修八達嶺之北門大書曰北門鎖鑰景泰三年建自八南口流水齧吾馬蹶涉之蹉然鳴弄之則忽涌忽湫而盡慙迹之則至于八達嶺而窮八達嶺者古隰餘水之源也自八南口木多文杏蘋婆棠梨皆怒華自八南口或容十騎或容兩騎或容一騎蒙古自北來鞭橐駝與余摩臂行時時橐駝衝余騎顛余亦搥蒙古帽墮於橐駝前蒙古大笑余乃私歎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關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余江左士也使余生趙宋世目尙不得覩燕趙安得與反羈者相搥戲乎萬山間生我

聖清中外一家之世豈不傲古人哉蒙古來者是歲克西克騰蘇尼特皆入京詣理藩院交馬云自入南口多霧若小雨過中關見稅亭焉問其吏曰今法網寬大稅有漏乎曰大筐小筐大

偷橐駝小偷羊余歎曰信若是是有間道穴自入南口四山之
陂陀之隙有護邊牆數十處間之民皆言是明時修徵稅吏言
吾固知有間道出沒於此護邊牆之間承平之世漏稅而已設
生昔之世與凡守關以爲險之世有不戢北兵自天而降者
哉降自八達嶺地遂平又五里曰岔道

說張家口

張家口在宣化府萬全縣北境察哈爾都統駐焉凡効力軍臺
贖罪者駐焉効力者効力軍臺也何以駐張家口近今五十年
駐張家口也昔之日稱軍臺者何

仁皇帝親北征有事蒙古

純皇帝命將西征出入蒙古故軍臺始於平噶爾丹時密於追
達瓦齊時周帑密布於設定邊左副將軍時今無軍事何以稱

軍臺曰猶內廷有軍機處無軍事亦得稱也軍臺起訖如何以口外察哈爾爲起而北而西北而又西以烏里雅蘇臺爲止凡四十八臺無軍有臺何也通檄報也察哈爾都統與定邊左副將軍遙聲援中間哲卜尊丹刺麻喀爾喀諸汗與理藩院往反之檄報臺員率驛丁奉之走驛丁受輶受此也臺員効力効此也駐張家口何名曰戍張家口也張家口烏用戍曰旅焉而已有財三年估無財三年旅問何所始也始於臺員有老病者畏塞外之寒且勞入貲充公白都統許之以其貲輶蒙古代之勢也情也非法也亦無臺費之名亦不上

聞今臺費上

聞臺費行而臺員除矣如有人不能出臺費願充臺員今許之乎反不許又知有人願亦出臺費亦充臺員則許之乎亦不許

何以不許都統但開五十年事不聞康熙事不聞乾隆初年事
王元鳳天下士也爲桂陽州知州下車擒豪蠹大創之又平獠
有奇功

天子嘉之

錫之孔雀翎擢爲陳州府知府元鳳入覲方畱京師而州大猾
夜出境爲飛語達京師竟聞

天子

天子使使鞠之使者受單詞當元鳳以革職發往軍臺効力贖
辜是獄也冤元鳳者半天下元鳳獨飛揚而大喜就逮時謂送
吏曰元鳳足跡徧中華獨未得至西北塞外一見

聖朝中外爲一之盛吾此行甘騎橐駝佩短刀往來風沙中龔
自珍屬之曰吾爲蒙古圖志某部落某山尙未有圖子皆爲我

圖之龔自珍乞假五日送之居庸關逾八達嶺而反既聞兵部尚書青陽王公言近日事例如此既又聞常熟蔣君言吾嘗以謫行臥三年納貨乃還如尙書言既又得王元鳳書果如尙書言吁天下事名實不相應什九如是哉元鳳又言吾到戌三日獨騎橐駝懷筆墨至大禁門欲出門者叱之而止

大禁門即張家口北門也

說宗彝

史佚之裔官曰彝者常也宗者宗廟也彝者百器之總名也宗彝也者宗廟之器然而暨於百器皆以宗名何也事莫始於宗廟地莫嚴於宗廟然則宗彝者何古之祭器也君公有國大夫有家造祭器爲先祭器具則爲孝祭器不具爲不孝宗彝者何古之養器也所以養耆老受祿祉養器具則爲敬養器不具爲不敬宗彝者何古之富器也古者賓師亞祭祀君公大夫富器

具則爲富。富器不具，爲不富。宗彝者何古之藏器也？國而既世矣，家而既世矣，富貴而既久長矣，於是乎有府庫以寘重器，所以鳴世守，終祖禰，矜闕閔也。宗彝者何古之陳器也？出之府庫，登之房序，無事則藏之，有事則陳之，其義一也。宗彝者何古之好器也？盲之日，於是有賓，於是好貨，宗彝者何古之征器也？者亦謂之從器，從器也者，以別於居器。宗彝者何古之旌器也？君公大夫有功烈，則刻之吉金，以矜子孫。宗彝者何古之約劑器也？有大訟，則書其辭，與其曲直而刻之，以傳信子孫。宗彝者何古之分器也？三王之盛，封支庶，以士田，必以大器從。宗彝者何古之賂器也？三王之衰，割土田，以子敵國，必以大器從。宗彝者何古之獻器也？小事大，卑事尊，則有之。宗彝者何古之媵器也？君公以嫁子，以鎮撫異姓。宗彝者何古之服器也？大

者以御次者以服小者以佩宗彝者何古之抱器也國亡則抱之以奔人之國身喪則抱之以奔人之國宗彝者何古之殉器也襚之外棺之中棺之外槨之中槨之外冢之中於是乎有之起於中古宗彝者何古之樂器也八音金爲尊故銘之衍神人也宗彝者何古之徽器也或取之象或刻之銘以自教戒以教戒子孫宗彝者何古之瑞命也有天下者得古之重器以爲有天下之祥有土者得古之重器以爲有土之祥有爵邑者得古之重器以爲有爵邑之祥凡有徵於先史之籍有此十九說者皆不可以不識也不可以不類識也古者之於器又有二大端焉又不可以不辨也一曰自造器一曰以古人之器蓋於祭於養於享於約劑於旌古者必自造器於分於藏於陳於好於獻於賂則以其古人之器自夏后氏以降莫不尊器者莫不闢器

者其吉凶常變興滅存亡之際未有不關器者是以君子樂論之焉

說齋

羽琫山民曰天下先有雀後有齋先有齋之器後有齋之字雀也者兆齋者也齋也者兆古文齋者也古文也者兆小篆者也謂齋象雀可乎可謂古文篆文象齋可乎可謂古文篆文象雀可乎不可易爲不可中隔一層矣先言齋之象雀也何如曰前有流味也甚修頸也後有尾尾也甚銳尾之末也腹腹也甚圓腹之騫也腹旁有柄可容手翼也甚疏翼之舉也古者既取諸雀以爲齋矣而加之以制度是故慮密之泐其秘也爲之蓋慮飲之饜也爲之三柱植然辭然慮二足之不安也爲之減一翼增一足跋跋然慮太素之不可爲禮也刻畫雲雷胡蘇然制若

此此聖智之所加於器者也於雀何預何以言無預雀二角一翼三足未之聞未之聞夫古文篆文之象器也何如曰亦象器形而已矣邊問雀哉小篆上有蓋說文盍下云覆也从皿大承盍下云从大象其蓋也之以二柱其中爲腹其右象前其左引而下垂也象後於是乎从鬯从又鬯以實之又持之者若夫古文則無鬯也無又也上有覆如屋非蓋而何有二柱有腹腹中有文相背如刻畫彰彰下垂三足非器之全形而何曰器之有蓋者無二柱有二柱者無蓋而制文字必兼象之何也曰制文字與制器固不同也古文篆文皆象器形而已矣邊問雀哉夫古文篆文易知也遇古器難予獲占器七有柱無蓋者六有蓋無柱者一旣手榻以謂學徒學徒見榻本識古器矣夙習古文又難不識字而獲其器將疑器爲康紙承見器而讀其字將疑字爲字妖且夫徒獲其

器而不識字則曰古彝器頤矣此有蓋非齷徒識其字而未見器則曰先民所言象形乃象味腹尾鬣趾兩不可也予兩邁天幸竊望達者說器徵諸字說字徵諸器又兩俟之

大息曰彝器文有京形許氏書未收與齷中之甲一省一不省皆真古文之傳於今者攷工記梓人凡試梓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臯之今大人獲齷實賜大息徧斲之又同時山右閻氏臧十又九大息亦盡取而斲之鄉衡而實盡者無一焉有蓋無蓋疑皆非真古齷也記之

說刻石

羽琖山民曰古者刻石之事有九帝王有巡狩則紀因頌功德一也有畋獵游幸則紀因頌功德二也有大討伐則紀主於言勞三也有大憲令則紀主於言禁四也有大約劑大詛則紀主

於言信五也所戰所守所輸糧所瞭敵則紀主於言要害六也
決大川濬大澤築大防則紀主於形方七也大治城高宮室則
紀主於考工八也遭經籍潰喪學術岐出則刻石主於攷文九
也九者國之大政也史之大支也或紀於金或紀於石石在天
地之間壽非金四也其材巨形豐其徒也難則壽侔於金者有
之古人所以舍金而刻石也與若天文臣學士書體之美魏晉
以後始以爲名矣唐以後始以爲學矣南唐北宋始刻於石以
爲天子右文儒生好古頗在於是矣名爲帖治帖有專門其事
則非刻石倫也祠堂之碑一家之事又非刻石倫也此二者宜
更端以言者也

說碑

廟有碑繫柱拴也刻文字非古也墓有碑穿厥中而以爲窆也

刻文字非古也刻文字矣必著族位著族位矣必述功德夫以文字著族位述功德此亦史之別子也仁人孝子於幽宮則刻石而葬之是又碑之別也自漢氏始訖宋之南錄此三類義雖弗古抑其事與其言富觀覽矣豈可以不論哉乃從原流譜學者以竟刻石之說

說衛公虎大敵

道光辛巳龔子在京師過初彭齡尙書之故居始得讀大敵之打本道光丁亥初尙書之孫抱初氏之重器入於城北閻氏龔子過閻氏始見大敵魂魄震慙旣九拜言三月蒸步三月縮縮息三月不能屬乃退而治其文阮尙書著錄此器云召虎今諦眠文从韋是衛虎非召虎也王在祊今諦眠文从鹿是衛有臣名慶非非王在祊也云衛有臣名愛今諦眠文从鹿是衛有臣名慶非

名愛也龔子之滅器無及百名者衛公虎大敵百有三名龔子
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敵龔子不忘南不敢盡取京師之重器以
南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敵龔子望南中幽幽有小羽琫之
山他日欲以華其山龔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敵臥而思之急
起箸錄之矣狻其有之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敵龔子有方
鼎有龍勺有魚齋有父丁齋有立戈齋有癸飲觚欲以儼方鼎
龍勺癸觚而鎮撫三齋龔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敵南中土淺
水深不如北方之陵原懼其齧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敵龔
子不知天命不知其身之東西北南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
敵龔子德薄不知壽命之短長懼弗敢有龔子是以不得衛公
之大敵龔子之語言肖姬周願得成周之重器以自榮其言龔
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敵龔子不自知其子孫之賢不亡之是

我亾古文百又三名矣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啟龔子說啟
太史公書副在京師說

太史公爲書百三十篇成褒漢氏盛德赫然躋於周室次及功
臣賢大夫靡不畢載自叙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副在京師問
何以副在京師也恩本朝也恩本朝則何以副在京師也曰求
唐虞者必於平陽蒲阪求周必於雍岐求成周必於河洛欲求
漢者亦必於關中故副在京師太史公之先官京師數世矣太
史公生左馮翊而長京師誦古文於京師仕則紬石室金縢於
京師其兩世取師友唐都黃子田何孔安國之倫盡京師耆舊
卿士太史公家雖無剖符丹書之榮其於京師也根深而原遠
而忘京師是不恩王父不恩父以不恩師友是故副在京師京
師既上繫君父又必有磐石之宗知古今之獻羽翼天室世世

無極以所著書託焉東西北南望之數發踞天半焉昔者仲尼大聖與左邱明南宮敬叔觀寶書於周先是正考叔得名頌於周老聃主周藏室仲尼問禮名頌也寶書也禮也其授受不可以盡知要知古之人所以寵靈史氏鎮撫王室以增天府之重則可知也曰後之人必有如京師以觀吾書者焉則太史公之志也若夫高騫遠引抱道以逝矢孤往於名山含薄懟於卿士身隱矣焉用文之介之推之所笑師瞽適河海者之所蹈淮南賓客所以向山中而招王孫者也則太史公之所不爲

京師樂籍說

昔者唐宋明之既宅京也於其京師及其通都大邑必有樂籍論世者多忽而不察是以龔自珍論之曰自非一帝三王之醜備國家不能無私舉動無陰謀霸天下之統其得天下與守天

下皆然老子曰法令也者將以愚民非以明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齊民且然士也者又四民之聰明憲論議者也身心閒暇飽煖無爲則留心古今而好論議留心古今而好論議則於祖宗之立法人主之舉動措置一代之所以爲號令者俱大不便凡帝王所居曰京師以其人民衆多非一類一族也是故募召女子千餘戶入樂籍樂籍旣蕃布於京師其中必有資質端麗桀黠辨慧者出焉日挑心招婢闖以爲術焉則可以箝塞天下之游士烏在其可以箝塞也曰使之耗其資財則謀一身且不暇無謀人國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則無暇日以談二帝三王之書又不讀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纏絛歌泣於牀第之間耗其壯年之雄材偉略則思亂之志息而議論圖度上指天下畫地之態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爲籤體詞賦游戲不

急之言以耗其才華則論議軍國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則民聽壹國事便而士類之保全者亦衆曰如是則唐宋明豈無豪傑論國是掣肘國是而自取慘者乎曰有之人士之術或售或不售人主有苦心奇術足以牢籠千百中材而不盡售於一二豪傑此亦霸者之恨也吁

說月晷

徽州人造月晷系以詩髹而書之予讀之弗善也爲之圖三十合朔至晦備矣又爲之子目各十有二時加子至亥備矣總爲圖三百有六十以楮皮爲之儀我坐北面南左東右西以定月之所在其魄墨之其明粉之加金以肖其曜自以爲賢於徽州市之所爲揚州羅士琳過而大笑之曰子未知里差天下一千三百五縣宜每縣爲三百六十圖當有三十七萬九千八百

圖子又未知歲差夫日與月合朔時所加不同一千三百五縣之三百六十圖月月不同每月爲三十七萬九千八百圖者十有二每歲又十二月之其圖無祿數假子神龜之年不足以役圖與子千里之封以爲宮不足以度之子乃盡然於不藝不學忝爲士大夫老與夫市估髡師同爲罔知識之民而已矣乃再拜求羅子教我以渾天之術兩儀之形求七政之行之所在

徽州歌訣云三辰五巳八午升初十出未十三申十五酉時十八戌二十亥上見光明二十三日子時出二十六日丑時行二十九日寅時見晦與朔日卯上并附錄

宥情

甲乙丙丁戊相與言甲曰有士於此其於哀樂也沈沈然言之而不厭是何若乙曰是媒媪之民也許慎曰情人之陰氣有欲

者也聖人不然清明而彊毅無畔援無歆羨以其旦陽之氣上
達於天陰氣有欲豈美談耶丙請辨之西方之志曰欲有三種
情欲爲上西方聖人不以情爲鄙夷子言非是丁曰乙以情糝
欲無以處夫哀樂之正而非欲者且人之所以異於鐵牛土狗
木寓龍者安在乙非是丙以欲隸情將使萬物有欲畢詭於情
而情且爲穢墟爲梟藪丙又非是是以不如析言之也西方之
志蓋善乎其析言之矣戊請辨之曰西方之志又有之純想卽
飛純情卽墜若是乎其概而訶之也不得言情或貶或無貶女
言皆非是龔子閒居陰氣沈沈而來龔心不知何病以譚江沅
江沅曰我嘗閒居陰氣沈沈而來龔心不知何病龔子則自求
病於其心心有脈脈有見童季見童季侍母側見母見一燈映
然見一研一几見一僕姬見一貓見如是見已而吾病得矣龔

子又嘗取錢枚長短言一卷使江沅讀沅曰異哉其心朗朗乎
無滓可以逸塵埃而登青天惜其聲音瀏然如擊秋玉子始魂
魄近之而哀遠之而益哀莫或沈之若或墜之龔子又內自鞠
也狀何如曰予童時逃塾就母時一鐙熒然一研一几時依一
姬抱一貓時一切境未起時一切哀樂未中時一切語言未造
時當彼之時亦嘗陰氣沈沈而來龔心如今閒居時如是鞠已
則不知此方聖人所訶與西方聖人所訶與甲乙丙丁戊五氏
者孰黨我與孰詬我與姑自宥也以待夫覆鞠之者作宥情

涼燠

或問子之言何數涼而數燠也告之曰吾未始欲言也吾言如
治疾燠疾至涼之涼疾至燠之亦有不言則其無疾者也無疾
者賢乎曰否有疾賢疾淺賢乎疾深賢乎曰疾深者賢大人之

言有判有純大人之行有褻有裏行有堂有門有室有闕有突
終身與至人居行至人之行見其門而已矣及堂者寡矣有門
之突亦有突之門與居者始而昭昭久而益悶至人於人何吝
哉自入之而已矣惟至人能皆由人之突有勿由隨其門而門
也隨其堂而堂也非弗能由也至人有言曰惟吾爲能勿驚人
善驚者弗明也弗平也弗定也言乎至人之側顯晦至畢明焉
高下至畢平焉順逆至畢定焉非人之情則容有弗識之矣所
言天與人之間之情也則盡識之矣夫何驚之有言之則何疑
之有古之至人皆未始欲言也至人之言人情不得已故雖導
原於至人之心不襍以至人之言不原於至心則無本襍以至
言則勿用襍以至言則勿尊若其至心則弗欲言已大言若雨
白木一兩而異長大言若規百隅一規而異用至言無吟歎至

行無反側大行無畔涯行有盜兒有盜聲有盜魯君之宋呼於
埤澤之門門者弗應其應者曰吾君之聲也此聲也已夫甲氏
之聲猶夫乙氏之聲夫乙氏之聲猶夫丙氏之聲一呼而不應
則非聲聲之盜已或間不盜則聲至寡兒至拘色至壹曰聲賊
自如聲意自如聲意戚半自如至足矣是一而萬也何拘寡之
有古人之言之蹟可以信乎曰起於意者心聲之而已岐也起
於心者吻達之而已譌也起於吻者筆追之而已遁也矧古人
之言之蹟可信者其幾龔子請言罔摩氏罔摩氏樹木七年而
不華或憂之智者曰毋憂華參於天胥摩氏亦樹木三日而中
柱其莖也一日而英三日而華七日而華參天或憂其早成至
人曰子以桃李柞柘之愛愛吾木也子弟以罔摩氏之木愛吾
木且猶不可越十旬胥摩氏猶屏營而憂木自憂其不成其成

也必弗可識已龔子請言羣神羣神朝於天帝曰觴之帝之司觴執簡記而簿之三千秋而簿不成帝問焉曰皆有昇之與者帝曰昇者亦簿之七千秋而簿不成帝又問焉乃反於帝曰昇之與者又皆有其昇之者帝默然而息不果觴

論私

朝大夫有受朋友之請謁翌晨許其友於朝獲直聲者矜其同官曰某甲可謂大公無私也已龔子聞之退而與龔子之徒縱論私義問曰敢問私者何所始也告之曰天有閏月以處贏縮之度氣盈朔虛夏有涼風冬有燠日天有私也地有畸零華離爲坳庸閒田地有私也日月不照人牀闈之內日月有私也聖帝哲后明詔大號劬勞於在原咨嗟於在廟史臣書之究其所爲之實亦不過曰庇我子孫保我國家而已何以不愛他人之

國家而愛其國家何以不庇他人之子孫而庇其子孫且夫忠臣憂悲孝子涕淚寡妻守雌扞門戶保家世聖哲之所哀古今之所誌史冊之所紀詩歌之所作忠臣何以不忠他人之君而忠其君孝子何以不慈他人之親而慈其親寡妻貞婦何以不公此身於都市乃私自貞私自葆也且夫子噲天下之至公也以八百年之燕欲予子之漢哀帝天下之至公也高皇帝之艱難二百祀之增功累昨帝不愛之欲以予董賢由斯以譚此二主者其視文武成康周公豈不聖哉由斯以譚孟子車氏其言天下之私言也乃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且夫墨翟天下之至公無私也兼愛無差等孟子以爲無父楊朱天下之至公無私也拔一毛利天下不爲豈復有干以私者豈復舍我而徇人之謁者孟氏以爲無君且今之大公無私者有楊墨之

賢耶楊不爲墨墨不爲楊乃今以墨之理濟楊之行乃宗子噲
肖漢哀乃議武王周公斥孟軻乃別闢一天地日月以自處且
夫狸交禽媾不避人於白晝無私也若人則必有閨闈之蔽房
帷之設枕席之匿蘋蘋之拒矣禽之相交徑直何私孰疏孰親
一視無差尙不知父子何有朋友若人則必有孰薄孰厚之氣
誼固有過從讌游相援相引款曲燕私之事矣今日大公無私
則人耶則禽耶七月之詩人曰言私其縱獻豸于公先私而後
公也大田之詩人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楚茨之詩人曰備言
燕私先公而後私也采蘋之詩人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
祁祁薄言還歸公私並舉之也羔羊之詩人曰羔羊之皮素絲
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公私互舉之也論語記孔子之私覲
乃如吾大夫言則魯論以私覲誣孔氏乃如吾大夫言羔羊之

大夫可以誅采蘋之夫人可以廢大田楚茨之詩人可以流七月之詩人可以服上刑

抱小

古之躬仁孝內行完備宜以人師祀者未嘗以聖賢自處也自處學者未嘗以父兄師保自處也自處子弟自處子弟故終身治小學小學者子弟之學學之以待父兄師保之側以待父兄師保之顧問者也孔子曰八則孝出則弟有餘力以學文學文之事求之也必勛獲之也必覈證之也必廣說之也必澁不敢病迂也不敢病瑣也求之不勛則粗獲之不覈則勦證之不廣則不信說之不澁則不忠病其迂與瑣也則不成其爲人也澁古之至故樸拙之至樸拙之至故退讓之至退讓之至故思慮之至思慮之至故完密之至完密之至故無所苟之至無所苟

之至故精微之至小學之事與仁愛孝弟之行一以貫之已矣
若夫天命之與大道之任窮理盡性之謀高明廣大之用不日
不可得聞則曰俟異日否則曰我姑整齊是姑抱是以俟來者
白珍謹求之 本朝則有金壇段公七十喪親如孺子哀八十
祭先未嘗不哭泣八十時讀書未嘗不危坐坐臥有尺寸未嘗
失之平生箸書以小學名高郵王尚書六十五喪親如孺子哀
平生箸書以小學名是既然矣自珍又求之古史萬石君以孝
謹侷其言曰書馬者四足與尾而五顏之推仁孝好學其言形
聲訓詁著在家訓是又然矣而漢臣班固作藝文志亦定小亦
正古今字彙孝經家固先我窺見此者志則然

尊史

史之尊非其職語言司謗譽之謂尊其心也心何如而尊善入

何者善入天下山川形勢人心風氣土所宜姓所貴皆知之國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於言禮言兵言政言獄言掌故言文體言人賢否如其言家事可謂入矣又如何而尊善出何者善出天下山川形勢人心風氣土所宜姓所貴國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有聯事焉皆非所專官其於言禮言兵言政言獄言掌故言文體言人賢否如優人在堂下號咷舞歌哀樂萬千堂上觀者肅然踞坐眄睐而指點焉可謂出矣不善入者非實錄垣外之耳烏能治堂中之優也耶則史之言必有餘寢不善出者必無高情至論優人哀樂萬千手曰沸羹彼豈復能自言其哀樂也耶則史之言必有餘喘是故欲爲史若爲史之別子也者毋寢毋喘自尊其心心尊則其官尊矣心尊則其言尊矣官尊言尊則其人亦尊矣尊之之所歸

宿如何曰乃又有所大出入焉何者大出入曰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爲史此非我所聞乃劉向班固之所聞向固有徵乎我徵之曰古有柱下史老聃卒爲道家大宗我無徵也歟哉

尊命

儒家之言以天爲宗以命爲極以事父事君爲踐履君有父之嚴有天之威有可知有弗可知而範圍乎我之生君之言唐虞謂之命周亦謂之命龍所官仲山甫所職君子願其名紬繹其義焉夫天寒暑風雨露雷必信則天不高矣寒暑風雨露雷必不信則天又不高矣傳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後之儒者視其君曾不如葬者之尊山川病者之尊其肺腑其於君也有等夷之心有吾欲云云之志曰吾欲

吾君之通古今之故實欲以自售其學欲吾君之燭萬物之隱
實欲以自通其情欲君之賞罰予奪不爽於毫髮實欲以自償
其功其於君也欲昭昭燦燦如貿易者之執券而適於市褻君
媢君孰甚夏道尊命孔子罕言天道若臣豈未聞意若曰君之
尊不至此極也儒者平日多言安命矣平日尊數過於尊理遠
矣何以出而視君如理不如數若臣曰夏暑雨冬所寒天府怨君
不可以受怨應之曰寒暑有怨天之所以多憾天之所以大也
汝將使匹婦無憾而爲君大君將日日就國之人而弭其怨君
其替哉若臣又曰子之術趙高之術也以未兆爲朕應之曰趙
高匿其君以爲尊君吾之術使君無日不與天下相見以尊君
天命曰流行君命曰出內不得詆我以趙高是故若飛若蟄悶
悶默默應其不可測如魚泳於川惟大氣之所盤旋如木之聽

榮枯於四時春蠶傀儡安其不可知

尊任

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八曰友以任得民又曰以六行教萬民孝友睦婣任卹杜子春曰任任朋友之事者周爵五等公侯伯子男男任也子以穀璧養人男以蒲璧安人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任也者俠之先聲也古亦謂之任俠俠起先秦間任則三代有之俠尙意氣恩怨大明儒者或不肯爲任則周公與曾子之道也世之衰患難不相急豪桀惟患難則正言莊色厚貌以益鋤之雖有骨肉之恩夙所卵翼之子飄然絕裾遠引事外雖然豪桀則曰吾罹患難而呼號求援手於庸人豈復爲豪桀哉其言則曰應龍入智井不瞑目以待鱖鱓之飽龍肉而睫淚以哀井上之居民豈得爲應龍也哉萬一卒不

死或者天神憑焉道家者之書有之曰活一大賢者功視活凡夫九十萬億活一聖人功視活凡夫九萬萬億吾友陽城令桂林李公則曰禮曰弔人弗能賻弗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弗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弗問其所舍吾補禮文之闕則亦曰見患難弗能救弗咎其所以致患難其言取風示末世粹然愾然烏乎應龍之譬也肆俠者之氣縱道家之言詭皆非周公曾子法李公儒者也古之任者也言如是言之感慨盡如是是亦足矣吾又聞之廣西實天下之高山大川氣蒼蒼莽莽不爲中原幾滑所中李公行畢如其言山川然也

尊隱

將與汝枕高林藉豐草去沮洳卽犖确第四時之榮木矚九州之神暴而從我嬉其間則可謂山中之傲民也已矣仁心爲幹

古義爲根九流爲華實百氏爲地藩枝葉昌洋不可殫論而從
我嬉其間則可謂山中之幸民也已矣聞之古史氏矣君子所
大者生也所大乎其生者時也是故歲有三時一日發時二曰
怒時三曰威時日有三時一日蚤時二曰午時三曰昏時夫日
胎於溟濤浴於東海徘徊於華林軒轅於高閎照曜人之新沐
濯滄滄涼涼不炎其光吸引清氣宜君宜王丁此也以有國而
君子適生之入境而問之天下法宗禮族歸心鬼歸祀大川歸
道百寶萬貨人功精英不翼而飛府於京師山林冥冥但有鄙
夫阜隸所家虎豹食之曾不足悲日之亭午乃炎炎其光五色
文明吸飲和氣宜君宜王丁此也以有國而君子適生之入境
而問之天下法宗禮族修心鬼修祀大川修道百寶萬貨奔命
而塞喘車牛如京師山林冥冥但有望土天命不猶與艸木歟

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先吸飲莫氣與夢爲鄰
未卽於牀丁此也以有國而君子適生之不生王家不生其元
如嬪嬙之家不生所世世豢之家從山川來止于郊而問之曰
何哉古先冊書聖智心肝人功精英百工魁桀所成如京師京
師弗受也非但不受又裂而磔之醜類皆竊詐僞不材是輦是
任是以爲生資則百寶咸怨怨則反其野矣貴人故家蒸膏之
宗不樂守先人之所予重器不樂守先人之所予重器則竄人
于篡之則京師之氣洩京師之氣洩則府于野矣如是則京師
貧京師貧則四山實矣古先冊書聖智心肝不留京師蒸膏之
宗之孫見聞煇燿則京師賤賤則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矣如
是則豪桀輕量京師輕量京師則山中之勢重矣如是則京師
如風壤如風壤則山中之壁壘堅矣京師之日短山中之日長

矣風惡水泉惡塵霾惡山中泊然而和冽然而清矣人纓臂失
度啾啾如蠅虻則山中戒而相與修嫺靡矣朝土寡助失親則
山中之民一歎百吟一呻百問疾矣朝土偃焉偷息簡焉偷活
側焉徬徬商去留則山中之歲月定矣多暴戾者過山中者生
鐘簫之思矣童孫詔諱過山中者祝壽者之母遽歎矣其祖宗
曰我無餘榮焉我以汝爲殿矣其山林之神曰我無餘怒焉我
以汝爲殿矣俄焉寂然鏗燭無光不聞餘言但聞齋聲夜之漫
漫鶉巨不鳴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爲之鐘鼓神人爲
之波濤矣是故民之醜生一縱一橫且暮爲縱居處爲橫百世
爲縱一世爲橫橫收其實縱收其名之民也壑者歟邱者歟垤
者歟避其實者歟能大其生以察三時以龍靈史氏將不謂之
橫天地之隱歟間之史氏矣曰百媚夫不如一狷夫也百媚民

不如一瘁民也百瘁民不如一之民也則又問曰之民也有待者耶無待者耶應之曰有待孰待待後史氏孰爲無待應之曰其聲無聲其行無名大憂無蹊轍大患無畔涯大愾若折大瘁若息居之無形光景焜燁捕之杳冥後史氏欲求之七反而無所睹也悲夫悲夫是以又謂之縱之隱

定盦續集

仁和龔自珍瑣人饒

卷二

古史鈎沈論一

龔自珍曰史氏之書有之曰霸天下之孫中葉之主其力弱其志文其聰明下其財少未嘗不周求禮義廉恥之士厚其兒姪其言則或求之而應則或求之而不應則必視祖之號令以差史氏之書又有之昔者霸天下之民稱祖之廟其力疆其志武其聰明上其財多未嘗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嵩高其身一人爲剛萬夫爲柔以大便其有力疆武而允孫乃不可長乃詐乃怨乃責問其臣乃辱榮之亢辱之始也辨之亢詐之始也使之便任法之便責問之始也氣者恥之外也恥者氣之內也溫而文王者之言也惕而讓王者之行也

言文而行讓王者之所以養人氣也籒其府焉裴裒其鐘簠焉
大都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旣殄旣殫旣夷願
乃席虎視之餘蔭一旦責有氣於臣不亦莫乎

古史鈞沈論二

龔自珍曰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
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殷紂
時其史尹摯抱籍以歸於周周之初始爲是官者佚是也周公
召公太公旣勞周室改質家躋於文家置太史史於百官莫不
有聯事三宅之事佚彙之謂之四聖蓋微夫上聖勳美其孰任
治是官也是故儒者言六經經之名周之東有之夫六經者周
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書也者記言之史也春秋也
者記勳之史也風也者史所采於民而編之竹帛付之司樂者

也雅頌也者史所采於士大夫也禮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職藏之故府而時以詔王者也小學也者外史達之四方瞽史諭之賓客之所爲也今夫宗伯雖掌禮禮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樂雖司樂掌之樂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樂故曰五經者周史之大宗也孔子歿七十子不見用衰世著書之徒蠡出泉流漢氏校錄最爲諸子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故夫道家者流言偁辛甲老聃墨家者流言偁尹佚辛甲尹佚官皆史聃實爲柱下史若道家若農家若禘家若陰陽家若兵若術數若方技其言皆偁神農黃帝神農黃帝之書又周史所職藏所謂三皇五帝之書者是也老於禍福熟於成敗絜萬事之盈虛窺至人之無競名曰任照之史宜爲道家祖綜於天時明於大政攷夏時之等以定民天名曰任天之史

宜爲農家祖左執繩墨右執規矩篤信謙守以待彈射不使王
枋弛不使諸侯驕上名曰任約劑之史宜爲法家祖博觀羣言
旣迹其所終始又迹其所出入不蒙一物之譏不受諸侯蹈舐
使王政不惰庶物奸生名曰任名之史宜爲名家祖臚引羣術
愛古聚道謙讓不敢刪定整齊以待能者名曰任文之史宜爲
襍家祖窺於道之大原識於吉凶之端明王事之貴因一呼一
吸因事納諫比物假事不辭矯誣之刑史之任諱惡者於材最
爲下也宜爲陰陽家祖近文章眇語言割柴以任簡養怒以積
辨名曰任喻之史宜爲縱橫家祖抱大禹之訓矯周文之偏守
而不戰儉而不奪人名曰任本之史宜爲墨家祖五廟以觀怪
地天以觀通六合之際無所不儲謂之任教之史宜爲小說家
祖劉向云道家及術數家出於史不云餘家出於史此知五緯

二十八宿異度而不知其皆繫於天也知江河異味而不知皆
麗於地也故曰諸子也者周史之支孽小宗也夏之亾也孔子
曰文獻杞不足徵傷夏史之亾也殷之亾曰文獻宋不足徵傷
殷史之亾也周之東也孔子曰天子失官傷周之史亾也滅人
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
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周之東
其史官大罪四小罪四其大功三小功三帝魁以前書莫備焉
邠之君知之楚之左史知之周史不能存之故傳者不雅馴而
雅馴者不傳謂之大罪一正考父得商之名頌十二於周百年
之間亾其七太師亾其聲絃焉太史又亾其簡編焉謂之大罪
二周之雅頌義逸而荒人逸而名亡瞽所獻燕享所歌大氏斷
章作者之初指不在齊儒序詩以斷章爲初指以諷諫爲本義

以歌者爲作者史不能宣而明謂之大罪三有黃帝秣有顓頊
秣有夏秣有商秣有周秣有魯秣有列國秣七者周天子不能
同列國赴告各步其功告朔怠終乃亂而弗從周享國久八百
餘祀秣敝不改是以失禮是失官之大者謂之大罪四古之王
者存三統國有大疑匪一祖是師于夏于商是參是謀今連山
歸藏亡矣三易弗具孔子卒得坤乾於宋亦弗得于周史之小
罪一列國小學不明聲音混茫各操其方微孔子之雅言古均
其亡乎史之小罪二夫史籀作大篆非廢倉頡也周史不肯存
古文文少而字乃多矣象形指事十有三四形聲相孳于萬並
起古今困之孔壁旣彰蝌斗煌煌匪籀而倉蓋憲章者文武而
匪憲章直王史之小罪三列國展禽觀射父之徒能言先王命
祀而周史詹乃附農弘爲神怪之言不能修明巫覡祝宗不能

共鬼神燕昭秦皇淫祀漸興僭弘階之妖孽是徵文之小罪匹
帝魁以降百篇權輿孔子削之十倍是儲雖頗間不具資糧有
餘史之大功一孔子與左邱明乘以如周獲百二十國之書夫
而後春秋作也史之大功二冠昏之殺祭之等大夫士之曲
儀咸以爲數夫舍數而言義吾未之信也故十七篇之完亦危
而完者也史之大功三周之時有推步之方有占諡之學其步
疏其占密天官有書先臣是傳唐都甘公爰及談遷是蹟是宣
史之小功一史秩下大夫商高大夫官必史也自高以來疇人
守之九章九數幸而完史之小功二吾臆彼與世繫者能與能
守有麻謹牒有世本竹帛咸舊是故仲尼之徒亦著帝繫姓後
于餘歲江介之都夸族之甚史之小功三夫功罪之際存亡之
會也絕續之交也天生孔子不後周不先周也存亡續絕俾樞

紐也史有其官而亾其人有其籍而亾其統史統替亾孔統修也史無孔雖美何待孔無史雖聖曷庸由斯以譚罪大亦可揜功大亦可蒙也孔雖歿七十子雖不見用王者之迹雖息周祿不爲不多數不爲不躋府藏不爲不富沈敏辨異之士不爲不生緒言緒行之迹不爲不竣莊周隱於楚墨翟傲於宋孟軻端於齊梁公孫龍譁於齊趙之間荀況廢於道路屈原淫於波濤可謂有人矣然而聖智不同材典型不同國擇言不同師擇行不同志擇名不同急擇悲不同感天吝材材吝志志吝器器吝情情吝名名吝祖夫周自我史佚辛甲史籀史聃史伯而後無聞人焉魯自史克史邱明而後無聞人焉此失其材也七十子之徒不之周而之列國此失其志也不以孔子之所憑藉者憑藉此失其器也三尺童子瞽儒小生僞爲儒者流則憲備爲羣

流則慍此失其情也號爲治經則道尊號爲學史則道誦此失其名也知孔氏之聖而不知周公史佚之聖此失其祖也夢夢我思之如有一介故老纓臂河洛憫周之將亾也與典籍之將失守也搜三十王之右史拾不傳之名氏補詩書之隙罅逸於後之剔鐘彝以求之者以超辰之法禴不顯之年月定歲名之所在逸於後之布七麻以求之者爲禮家之儒爲小節之師爲攷訂之大宗逸於後之彌縫同異以求之者明象形說指事不比形聲不譚孳生雅本音明本義逸於後之據引申段借以求之者本立政作周官述周法正封建之里數逸於後之襍真偽以求之者誦詩三百篇綱於義義綱於人人綱於紀年明著竹帛逸於後之據斷章升諫以求之者烏乎周道不可得而見矣階孔子之道求周道得其憲章文武者何事夢周公者何心吾

從周者何學逸於後之譚性命以求之者辭七逸而不居負六
失而不卹自珍於大道不敢承抑萬一幸而生其世則願爲其
人歎願爲其人歎

古史鉤沈論三

龔自珍曰予大愆後世益不見易書詩春秋李銳陳奐江藩友
朋之賢者也皆語自珍曰曷不寫定易書詩春秋方讀百家好
襍家之言未暇也內閣先正姚先生語自珍曰曷不寫定易書
詩春秋又有事天地東西南北之學未暇也嗚呼姬周之衰七
十子之三四傳或曰稱易書詩春秋不皆著竹帛故易書詩春
秋之文多異漢定天下立羣師置羣弟子利祿之門爭以異文
起其家故易書詩春秋之文多異然而文武之文非史籀之華
也史籀之華孔子之雅言又非漢廷之竹帛也漢之徒繇寫官

譚形借聲皆起而與聖者並有權然而竹帛廢槧木起割紬者
不作凡槧令工匠胥史學徒又皆起而與聖者並有權聖人所
雅言益微悲夫悲夫將欲更定姬周之末之文章不有攷文之
聖其孰當之將欲更漢氏也羣師互有短長非深於義訓勇於
割聞者不能也無已則我所欲糾虔姑在夫引書變爲徒書之
際乎以與漢寫官爭姑在夫竹帛變槧木之際乎以與後世之
槧令工匠胥史爭所據者皆賤所革者功不大小賢勉而能爲
之庶幾其遂爲之勇改三百字鬼不相予乃又吳言曰是不足
爲今夫易詩書春秋之文什五用段借焉其本字蓋罕矣我將
盡求其本字然而所肄者孤漢師之汎見雅記者闕孤則不樂
從闕則不具以不樂從之心采不具之儲聚而營之能灼然知
孰爲正字孰爲段借固不能以富矣諸師籍令完具其於七十

子之所請益倉頡史籀之故孔子之所雅言又不知果在否焉
則足以慰好學臚古者之志終無以慰吾擇於一之志且吾之
始猖狂也憾姬周之末多岐憾漢博士師弟子之多岐今也不
然憾漢寫官之弗廣憾梁木之初之不廣憾兵燹之不祐憾俗
士之疎而弗嗜古無以俟予予所憾日益下惡如何惡如何龔
自珍歲爲此言且十稔卒不能寫定易書詩春秋生同世又同
志寫定者王引之顧廣圻李銳江藩陳奐劉逢祿莊綬申

古史鉤沈論四

王者正朔用三代樂備六代禮備四代書體載籍備百代夫是
以賓賓賓也者三代共尊之而不遺也夫五行不再當令一姓
不再產聖興王聖智矣其開國同姓魁傑壽考易盡也賓也者
異姓之聖智魁傑壽考也其言曰臣之籍外臣也燕私之游不

從宮庫之藏不問世及之恩不預同姓之獄不鞠北面事人主
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難禦侮而不死私讐是故進中禮退中道
長子孫中儒學中史王者於是芳香其情以下之玲瓏其誥令
以求之虛位以位之書曰今子其數心優賢揚歷詩曰毋金玉
爾音而有遐心用此道也商法盟先異姓周法盟先同姓質家
尊賢先異姓文家親親先同姓古者開國之年異姓未附據亂
而作故外臣之未可以共天位也在人主則不暇在賓則當避
疑息是故箕子朝授武王書而夕投袂於東海之外易世而升
平矣又易世而太平矣賓且進而與人主之骨肉齒然而祖宗
之兵謀有不盡欲賓知者矣燕私之祿有不盡欲與賓共者矣
宿衛之武勇有不欲受賓之節制者矣一姓之家法有不欲受
賓之論議者矣四者三代之異姓所深自審也是故周祚四百

其大政之名氏姜嬴任莘妘子之材不與焉征伐之事受顧命之事共和攝王政之事皆姬姓也其異姓之聞人則史材也且夫史聃之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所以自位則不辱矣知所以不論議則不殆矣不辱不殆則不顛顛悲憂矣孔子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吾從周從周賓法也又曰出則事公卿事公卿賓分也孟軻論卿貴戚之卿異異姓之卿夫異姓之卿固賓籍也故諫而不行則去史之材識其大掌故主其記載不容其情上不欺其所委贄下不鄙夷其貴游不自卑所聞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學以榮其國家以華其祖宗以教訓其王公大人下亦以崇高其身眞賓之所處矣何也古之世有抱祭器而降者矣有抱樂器而降者矣有抱國之圖籍而降者矣無籍其道以降者道不可以籍也下至百工之藝醫卜之法其姓氏

也古其官守也古皆不能以其藝降夫非王者卑其我法又非王者不屑籍古之道也又非王者敢滅前古之人民獨不敢滅其禮樂與道藝也道誠異不可降禮樂誠神靈不可滅也禮樂三而遷文質再而復百工之官不待易世而修明微夫儲而抱之者乎則弊何以救廢何以修窮何以革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恃前古之禮樂道藝在也故夫賓也者生平本朝仕平本朝上天有不專爲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是故人主不敢驕夫麻劉之主驕於三代者何也賓籍闕也漢之賓籍闕不於其季於其初漢初伏生老竇公孝申公胥靡故漢初已無有賓若夫子與姬之交也妣與子之交也其學或有續絕矣其得姓受氏者或有續絕矣官或有續絕矣禮或有續絕矣則以三代之季或能賓賓而尊顯之或不能賓賓而窮而晦而行遜職此

之由杞不能徵夏宋不能徵殷孔子於杞宋思獻周初武王舉
逸民其哀也有柳下惠少連禽也淵雅博物少連躬至行孔子
皆謂之降志之民孔子述六經則本之史史也獻也逸民也皆
於周爲賓也異名而同實者也若夫其姓賓也其籍外臣也其
進非世及也其地非闡閭燕私也而僕妾色以求容而俳優狗
馬行以求祿小者喪其儀次者喪其學大者喪其祖徒樂廁於
僕妾俳優狗馬之倫孤根之君子必無取焉

王癸之際胎觀弟一

天地人所造衆人自造非聖人所造聖人也者與衆人對立與
衆人爲無盡衆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
造山川我變造毛羽肖翹我理造文字言語我氣造天地我天
地又造人我分別造倫紀衆人也者駢化而羣生無獨始者有

神武而不殺總其文辭者曰聖人聖人者不王不霸而又異天
天異以制作以制作自爲統自霸天下之民以及凡民姓必黃
炎惟太皞黃炎共工爲有允孫非古之凡民皆有允孫古之世
語言出於一以古語古猶越人越言楚人楚言也後之世語言
出於二以後語古猶楚人以越言名越人以楚言名也雖有大
人生於霸世號令弗與共福祿弗與偕觀其語言弗可用號令
與共福祿與偕觀其語言卒弗可用於是退而立大人之語言
明各家之統慕聖人之文固猶將生越而楚言也

王癸之際胎觀弟四

心無力者謂之庸人報大仇醫大病解大難謀大事學大道皆
以心之力司命之鬼或哲或昏人鬼之所不平卒平於哲人之
心哲人之心孤而足恃故取物之不平者恃之或以妒正性命

醜忌狡曲忌直父亦妒子妻亦妒夫或以改正性命細攻大貌
攻物竊攻成側攻中細攻大將以求大名側攻中將以求中名
謂之舍天下之樂求天下之不樂君子有心刑大形容中刑絕
細刑校道莫高於能容事莫慘於見容大倨故色卑大傲故辭
卑大忍故所責於人卑傷生之事異形而同神者二一曰好勝
二曰好色何以同其原同也五倫之事天人互孽人天迭爲始
知不灰之說者亦不恥欲壽命欲壽命有三術惜神一生物二
離怨憎三大兵大札起於肉食大亡大哀起於莞簟大薄蝕大
崩竭起於膠固

壬癸之際胎觀第五

萬物之數括於三初異中中異終終不異初一匏三變一棗三
變一棗核亦三變大人用萬物之數或用其有或用其空或用

其有名或用其無名或用其收或用其弃大人收者一而弃者九也不以收易弃也高弃之積也忌人者謗以所反奪所持也媚人者譽以所反絕所慮也靜女之動其動失度哀樂愛憎相承人之反也寒暑晝夜相承天之反也萬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天用順教聖人用逆教逆猶往也順猶來也生民順也報本始逆也冬夏順也冬不益之冰爲之裏夏不益之火爲之葛逆也亂順也治亂逆也庖犧氏之易逆數也禮逆而情肅樂逆而聲靈是故教王者上勤天教子上勤父教臣上勤國君

壬癸之際胎觀第六

有域外之言有域中之言域外之言有邇域中之言有邇有以天爲極以命爲的有不以天爲極不以命爲的域外之言善不善報於而身麻萬生歛而身彌存域中之言歛可以休矣善不

善報於而允孫是故夫有尺土之氓則立宗爲先及其有天下師彼農夫謂將以傳福祿於後昆嗚呼既報之後身又祿之身後不亦勸乎既報之於後身又芟刈其身後不亦傷乎是故大人毋辨毋惑毋眩瞽而惟爲善之是堅大人之所難言者三大憂不正言大患不正言大恨不正言憂無故比慮無故迍仇無故誅恨無故門言無故家

壬癸之際胎觀第七

聖者語而不論智者論而不辨大人曰天下方安小僞小僞不可安不如以大僞明於天下言僞忠禁僞教德僞情道僞聖禮僞自然域中之言名實其大端兵爲其幾有名天下兵集之有辭矣無實天下兵集之無患矣有名無實是再受兵有實無名是再卻兵無名僞有名恥無實僞有實敗名實中不敗戰亦不

勝有名僞無名霸敗果何喪敗者不能言霸果何獲勝者不能
言非不能言本無以言故曰萬物不自立有說什之一無說什
之九無說什之一始有說卒無說什之九善非固有惡非固有
仁義廉恥詐賊很忌非固有或誠恥之萬人恥其名矣或誠爭
之萬人爭其委矣或誠嗜之萬人嗜其臭矣或誠守之萬人守
其蹊矣女子十五避男子於閭牖惡也女子七歲避男子於路
非惡也惡之謂之有說非惡而惡之謂之卒無說萬物名相對
者執相待分相職意相注神相耗影相藏執不相待分不相職
意不相注神不相耗影不相藏將相對之名不成萬事皆不立
萬事不自立相倚而已矣相倚也故有執萬理不自立相譬而
已矣相譬也故有辨相倚相譬也故有煩惑狂亂有煩惑狂亂
也故有聖智大人之聽衆人也耳擊之也曰皆然目擊之也曰

無所否何謂無所否衆人之名亦與名衆人之守亦與守衆人之爭亦與爭麟鳳能游肖翹之族而與蟻螻辨或覲爲細也或覲爲巨也或覲爲神怪也同則是異則是同同則是異異則是是則是非則是乖則是合則是渾而大圓其精如不完其兒如不全不名一不守一不爭一衆人之情恒完兒恒全名一守一爭一曰盡之矣有所蔽故有所樂多所蔽故多所樂弗驚也弗疑也弗慕也何樂之有詩曰昊天孔昭我生靡樂盛德有福者憂患遊弗及智慧廢弗用名之曰頑頑以完其初亦必上躋矣盛德無福者憂患入之智慧出之名之曰勞勞以不完其初亦心旁落矣神矣夫父母物之民智慧之所出憂患之所入入亦算數出亦無算數入亦無比出亦無比出雖則用智慧慘然而哀雖則用慧慘然而哀或則抱憂而食患不忍用智慧焉而

衰或則介憂而胃患不忍用智慧焉而哀其生也名曰哀民字曰難測其死也名曰最上字曰無上智慧之積無上者之體哀慘之積無上者之用體常靜用常動神矣夫父母物之民

壬癸之際胎觀弟八

萬物不自名名之而如其自名是故名之於其合離謂之生亦名之於其生亦謂之人鬼名之於其聚散謂之物變名之於其虛實謂之形神名之於其久暫謂之客主名之於其客主謂之魂魄名之於其消燭靈壽否樂否謂之升降名之於其升降謂之勸戒名之於其勸戒取舍謂之語言文字有天有上天文王箕子周公仲尼其未生也在上天其次也在上天其生也教凡民必俾天天故爲羣言極

壬癸之際胎觀弟九

羣言之名我也無算數非聖人所名聖何名名之以不名羣言之名物也無算數非聖人所名聖何名名之曰我域中之極言曰神乃曰立元神乃曰元神返而已矣元神得養而已矣去非元神而已矣域外之言曰返之去之不如因之不如從而尊之因之無所祛而已矣尊之無所加而已矣因之有差尊之有差名之有差名之以不名亦有差域中之所名無能以差齏也者靈所藉力者也暫也者常所藉力者也逆旅也者主人所藉力者也生亦多矣大人恃者此生身亦多矣大人恃者此身恃焉爾欲其留也留焉爾欲其有爲也有爲焉爾不欲以更多也是之謂大人之志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一

問三世之法誰法也答三世非徒春秋法也洪範八政配三世

八政又各有三世願問八政配三世曰食貨者據亂而作祀也
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之事賓師乃文致太平之事孔子之
法箕子之法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二

問八政事事各有三世願問祀之三世答在禮運始言土鼓簫
桴中言宗廟祝嘏之事卒言太一祀三世不同名矣禮運者孔
子本感蜡祭而言故臚祭也詳若夫徵之詩后稷春榆肇祀據
亂者也公劉籒几而立宗升平也周頌有般有我將般主封禪
我將言宗祀太平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三

願問司寇之三世答周法刑新邦用輕典據亂故春秋於所見
世法爲太平矣世子有進藥於君君以者書曰弑其君蓋施教

也久用心也精責忠孝也密假如在所傳聞世人倫未明刑不若是重在所聞世人倫甫明刑亦不若是重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四

問公劉之詩於三世何屬也答有據亂有升平始國於豳乃積乃倉當洪範之食俾筵俾几當洪範之祀五章六章是司徒司空之事其軍三單是司寇之事司徒司寇司空皆治升平之事古人統兵於刑班固尙知之固也志刑不志兵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五

問洛誥屬何世答有升平有太平曰子齊百工倅從王于周是八政司徒司寇司空之事曰屢俾般禮威秩無文是八政之祀事皆言升平也曰我惟無斁其康事當是時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成太平之業故求明農去位若僅致升平公豈宜去位之年

哉公劉之首章曰匪居匪康據亂故也洛誥曰無斃其康事太平故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六

問太平必文致何也答善言人者必有諗乎天洛誥之終篇稱萬年焉般時邁之詩臚羣神焉春秋獲麟以報端門之命焉禮運曰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在楸孔子述作之通例如是是亦述周公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七

問太平大一統何謂也答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春秋至所見世吳楚進矣伐我不言鄙我無外矣詩曰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聖無外天亦無外者也然則何以三科之文內外有異答據亂則然升平則然太平

則不然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八

問禮運之文以上古爲據亂而作以中古爲升平若春秋之當興王首尾才二百四十年何以具三世答通古今可以爲三世春秋首尾亦爲三世大槩作甲子一日亦用之一歲亦用之一章一節亦用之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九

問孰爲純太平之書答禮古經之於節文也詳尤詳於賓夫賓師八政之最後者也士禮十七篇純太平之言也

乙丙之際塾議第十六

有匹婦之憂有城市之憂有人主之憂匹婦之憂貨重於食城市之憂食貨均人主之憂食重於貨夫貨未或細也未或毀也

以家計患其少以域中計尙患其多何哉孝者以奉親弟者以
事長睦者以卹族任者以急朋友俠者以無名放者以無節雖
千萬不鈞其在天地間則鈞埋之士中取之士中投之水火取
之水火不出天地之間人主者會天地之間之大勢居高四呼
博貨之原則山川効之鬻貨之流則官司鑄之重貨之權則名
與器視之貨在宮中鬼神守之貨在朝野吏民便之其蔽也貝
專車不得一匹麻有金一斛不糶掬粟又其蔽也丐夫手珠玉
道穉抱黃金知黃金珠玉之必無救也是故博食之原鬻食之
流重食之權總四海而憂之不急一城之急一市之急矧乃急
匹婦之急矣食民者土也食於土者民也凡民以有易無使市
官平之皆以稻麥百穀竹木黍陶鐵筐筥桑柘葛苧蔬韭木實
藥草牛驢馬豬羊雞魚蒲葦鹽酒筆楮使相當其名田者賦於

官亦用是百家之城有銀百兩十家之市有錢十緡三家五家之堡終身毋□畜泉貨可也畜泉貨取其稍省負荷百物者之力便懷衽而已不挈萬事之柄行此三十年富民所恡惜非貨焉貧民所歆羨怨歎非貨焉桀黠心計者退而役南畝而天下復奚擾擾貧與富之名爲請定後王式曰泉式其質青銅其輪周二寸半其重八銖銀之色理有常其枚無常其價贏縮有常其品二等

乙丙之際塾議第十七

三代之立言也各有世世其言守其法察天文刻章節儲厯編年月書日史氏之世言也規天矩地匡臆言防狂僭通蒙蔽順陰陽布時令陳肅聖哲謀教人主法天公卿師保大臣之世言也言訥言祥言天道或諛或不羣史之世言也羣史之法頗隸

太史氏不見述於孔氏孔氏上承堯典下因魯史修春秋大書
日食二十又六事儲萬世之厯不言凶災日食爲凶災孰言之
小雅之詩人言之七十子後學者言之漢之羣臣博士言之詩
人之指有鬻獻曲之義本羣史之支流又詩者諷刺詠性連狝
襍揉旁寄高吟未可爲敷正七十子以後學者言君后象日月
適見於天日月爲食漢臣之所昉也漢臣采雅記古儀官書造
周禮又頗增益左氏傳皆有伐鼓救天之文衆儒譁咎時君時
君或自責詔求直言免三公三公自免大都君臣借天象傳古
義以交相儆也厥意雖美不得闢入孔氏家法曰古之公卿師
保大臣太史氏不欲借天象做人君歟曰立言各有緒立教各
有統立官各有方毋相借矣大臣者探本真以奉君過言有誅
矧旁飾僞言故慎毋借言矣夫恒暘而旱恒雨而潦恒燠恒寒

而疵癘妨田功妖人民古無步之之術雖有占諗塗傳之言取
虛象無準的無程期箕子推本狂僭孔子直書水旱目爲凶災
宜矣人主不學無藝能雖借言以愚其君無所用人主好學多
藝能必有能自察天文步麻造儀者矣將詰其臣曰誠可步也
非凶災誠凶災也不可以步借言者何以對將大坐誣與謗於
是又有恒暘而旱恒雨而潦恒燠恒寒而疵癘當做人君人君
反不忌雖箕子所寒心孔子所危言反坐誣與謗言可以不中
法乎哉言可以不中法乎哉其慎毋借言後之擇言者何守載
筆治麻守春秋言咎徵守箕子

或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說文示字謂日月星爲
下垂之象形也是日月星有吉凶非洪範之暘雨寒風應之
曰日月星之見吉凶殆爲日抱珥月暈成環玦星移徙彗孛

日五色日月無精光日月不交而食謂之薄之類羣史所識
有其占諡之書今也亾之古也有之繫辭所稱亦若是而已
矣而豈謂日月食之可推步者哉自記

乙丙之際塾議弟二十

聖清田賦薄東南民樂其田請籍田數蘇松太倉一道名田一
千七百萬畝有奇常鎮一道名田一千二百萬畝有奇杭嘉湖
一道名田一千六百萬畝有奇大凡起江濱盡浙以西東際海
千里無曠土闢草萊墾土地似是功臣而孟軻氏以爲民賊漢
臣治水必遺地讓水乃後世言烏有弃上腴出租稅之士以德
魚鼈者乎今之言水利者譬盜賊大至而始議塞竇闔門也興
水利莫如殺水勢殺水勢莫如復水道今問水之故道皆已爲
田問田之爲官爲私則歷任州縣升科以達於戶部矣問徙此

田如何則非具疏請不可大吏憚其入告州縣惡其少漕細民益盤踞而不肯見奪夫可以悍然奪之徙之不聽則誅之而民無亂者必私田也今田主爭於官曰我之入賦自高曾而然賦且上上奪而徙之兩不便湖州七十二澗之亡松江長泖斜泖之亡咎坐此等且夫沙可漲也亦可落也水變化爲泥塗泥塗變化亦爲水官不徙之水或徙之自今江之壩海之陬太湖之濱汝潮之所鼓芟葑之所爛鳧雁之所息設有一耦之民闔睨曉之利不願衝要宜勿見勿聞有訶報及議升科者舉之乘無事之季刪無益之漕徙無漕之衆

乙丙之際塾議弟二十五

聞之聰古子聰古子聞之思古子思古子聞之誦古子居廊廟而不講揖讓不如臥穹廬衣文繡而不聞德音不如服囊鍵居

民上正顏色而患不尊嚴不如閉宮庭有清廬閒館而不進元
儒不如闕牧藪樂人之生而不錄人之死不如合客兵勞人祖
父而不問其子孫不如募客作載籍情之府也宮廟文之府也
學士大夫情與文之所鍾也八人國其士大夫多則朝廷之文
必備矣其士大夫之家久則朝廷之情必深矣豪傑八山澤責
人主之文也勞人怨士之顛顛缺人主之情也故士氣申則朝
廷益尊士業世則祖宗益高士詩書則民聽益美其言如是是
善規國哉

述思古子議

聞之觀古子觀古子聞之聽古子聽古子聞之思古子言也者
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無所欲言其才武又未能達於
言疆之使言茫茫然不知將爲何等言不得已則又使之姑效

他人之言效他人之言種種實不知其所以言於是剽掠脫誤摹擬眞到如醉如癡以言言畢矣不知我爲何等言今天下父兄必使髫髻之子弟執筆學言曰功令也功令實觀天下之言曰功令觀天下說經之言童子但宜諷經安知說經是爲侮經曰功令兼觀天下懷人賦物陶寫性靈之華言夫童子未有感慨何必疆之爲若言然則天下之子弟心術壞而義理銅者天下之父兄爲之父兄答功令宜變功令變之如何漢世諷書射策皆善矣諷書射策是亦敷奏以言也如漢世九千言足矣則進而與之射策射策兼策本朝事十事中十者甲科中七者乙科中三四者丙科不及三擯之其言不得呶呶不定唱歎蔓衍以避正的宜酌定每條毋逾若干言以爲式其不能對則莊書未問一字以爲式如此則功令不縟有司不眩心術不欺言語

不僞至於說經則老季教學之先生爲之成人有德者爲之髻
升姑毋庸私家著述藏名山者爲之大廷姑毋庸詩賦則私家
之又不急之言也及夫唱歎蔓衍之文章大廷試士毋庸

保甲正名

嘉慶十九年冬奉

上諭行保甲法大吏下其條目於所司大略云懸牌於門書長
若幼之姓名年齒有習邪教者準五家首之無則五家連環具
甘結地方官一歲兩次編稽核之申報上司龔自珍曰此周禮
相保法也相保猶相受相期相賓也非保甲法保甲法孰爲之
宋臣王安石爲之其條目如何曰新法每十家籍二丁授以弓
弩教之戰陳嗚呼周禮固無是矣三代以上兵民不分弓弩戰
陳有教之者而非司徒之事司徒之官則無此文保自保戰自

戰不得合爲一傳曰家不藏甲卿大夫之家尙不藏甲編戶齊民何有甲之名三代以降兵民分朝廷旣養民以衛民矣事勢畫一民不宜更以武力自衛民當尊君親上問辨犬田器而已宋臣呂祖謙之箋周禮曰五家相保則奇袤不混迹其中王守仁之與父老約曰孝弟謙和曰謹門戶曰門牌不實不盡者臯家長如此而已夫射雖六藝之一安得盡天下男子而知射亦猶書數居六藝之二安得盡天下男子而知書數乎哉十家環堵宴然爲地幾何何以爲演武之地十家各有生計瑣屑鄉飲讀法近世尙以爲煩擾不足行安得講武之暇十家各授弓弩盡東南竹箭不能給弓弩之材十家二丁謂之兵平謂之民平謂之民則十家有在官之庶人二不農不賈以習戰必亂民也謂之兵乎則不如明增兵額是故安石新法竟不行使不幸真

行則明季以來閩粵械鬥之風宋世蚤有之不但閩粵且徧寰中寰中何能一日安故曰王安石之法非古非今古今亦無曾試之者

聖世所用實是周禮而用王安石之名大不可也宜改曰五家相保法或問曰王安石□信如人口譏議者邪答曰何爲其然安石心三代之心學三代之學欲教訓天下之人材畢成三代之材者也但其慮疏其目疏故集天下之口

地丁正名

國朝有實則堯舜而名則漢武帝者一焉地丁是也古者田曰賦以田計也關市曰稅以貨計也口賦亦曰賦以人計矣以田計者上古法以貨計者中古法以人計者董仲舒曰商鞅法實禹則曰實漢法我

仁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賦并入地賦有賜蠲賜緩賜賑而無賜復寰海之內無一人不復者也仁莫大焉事莫簡焉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烝民莫非爾極我

仁皇帝革二千年之苛政此配天之實也其實如此其名未改邸鈔摺紳書仍稱地丁是實后稷而名商鞅漢武也名當亟正者此也或問之曰我朝取於民者網前古遠甚鄉愚無見聞又不讀史則不知朝家百典千式萬官億條例所出視前古豐殺污隆何如也告之曰國家萬季毋敢議所以贏於入者然而不禁議所以畜於出者僕嘗私憂焉又私議焉茲不宜也撰四等十儀

凡生民四體之盤蹙高卑遲遊以行禮其別有三一日坐二日立三日跪之然後揖揖之別則有三跪然後拜古亦兼謂揖爲

拜拜之別有九凡朝之等有四曰常朝曰大朝曰禮食曰通行
凡常朝之儀又有三一曰主坐臣亦坐二曰主立臣亦立三曰
主坐臣立

一曰主坐臣亦坐於載籍有徵者如于事

徵曰攷工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 漢官儀曰御史大夫
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坐謂之三獨坐 他若賈生夜見
孝文爲之前席王常有功光武詔其離坐戴憑說經於東京
正旦有奪席之榮范志尸位於北宋宰相有微坐之辱若斯
之類蓋繁博矣

二曰主大臣亦立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曲禮曰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春秋傳

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致難於其君 周禮天揖

同姓土揖異姓時揖庶姓又大僕王眠朝則前正伋而退鄭
元說之曰王既大許慎說文解字曰伋从大

曰主坐臣大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書願命凭玉几 康王之誥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又
曰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 他若與羣臣決事徵秦皇之
本紀倚大求決徵梁武之詔書語其主則非令語其世則去
古未遠

大朝之儀又有三一曰主大臣大二曰主坐臣坐三曰主坐臣
大

一曰主大臣大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曲禮天子當依而大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
宁而大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明堂伋天子負斧扆南

面而大 太史公書叔孫通傳功臣列侯將軍軍吏陳西面
東鄉文官丞相以下至六百石陳東面西鄉

二曰主坐臣坐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叔孫通傳曰諸侍坐殿上皆伏叩首 漢官儀曰司徒
府中有天子以下大會殿如古外朝以決大事也

三曰主坐臣大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佺辨其貴賤之等 朝士掌建邦
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佺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
男佺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佺焉州長衆庶在其後
其通行於大朝常朝者一事曰主大臣拜主大臣拜載籍繁不
可具徵也

又通行於大朝常朝者一事曰臣拜起仍就列大臣拜起仍就

列大載籍繁不可具徵也

至於燕饗皆謂之禮食禮食之儀有二一曰主大臣大二曰主坐臣坐

一曰主大臣大於載籍有徵者一事

徵曰國語曰禮之大成者爲飫

二曰主坐臣坐主坐臣坐載籍繁不可具徵也

夫是之謂朝廷之四等十儀古柱下之齋官纂而志之云
祀典襍議五首

一昔者人倫之始五品之事實大聖之所造一飲一食猶思報本
本鳴非聖之百姓曾是人倫攸始而無報邪今法於古之聖人
既皆報之矣黃帝堯舜禹湯則於歷代帝王廟文王則於傳心
殿武王則於帝王廟孔子則於學后稷則於壇皋陶伯益伊尹

周公則於帝王廟之東西廡獨契無祀議者爲之說曰契當祀矣無祀之之處稷契之孫皆有天下商周之王坐於堂反令其祖配食於廡不便是故祀稷於壇則不復於廡契則闕之應之曰稷契之在廡配堯舜非配商周也子孫身爲王坐於堂祖不身爲王坐於廡奚不可者契宜增祀稷亦無嫌複祀又一議曰今法各學有崇聖祠褒孔子五世而契爲孔子之太祖宜升契於崇聖祠正坐南向肇聖王以下五位配焉東西向斯言也猶賢於闕之之說

一今法自京師及外州縣皆有文昌帝君祠曰是司科名之得失者科名果有神宜夫求科名者自祠之不必官爲立祠祠之之徒曰斗魁戴匡六星在周禮祀是第四第五星吾曹仿周禮遺意而變通之祀其第六星無不可者嗚呼志科名者志祿而

已邪言甚鄙不可以爲訓又曰帝君卽張星也又曰梓潼神姓張名亞子者也謹求之經傳天官書文昌六星非張星張星非文昌六星張爲二十八宿之一不當有特祀梓潼張亞子見於小說家詞賦家或曰人也或曰非人也不足深論不宜在命祀三說者屢變屢遁而卒不相合要之三言皆不中律令帝君之稱出於符醮青詞家益悖律令官給太牢春秋跪拜惟謹恐後世大姍笑宜罷之

一案會典歷代帝王廟見在配高名臣若干謹條其應增入者十八人如左

唐增四岳

虞增稷契

夏增靡

商增伊陟

甘盤

周增共伯

和伯

共和是二人非一人子別有攷

漢增霍光

趙充國

東漢增杜喬

李固

宋增王旦

遼增耶律隆運

蕭翰

明增劉健

王守仁

熊廷弼

此十八人者或佐創或佐守或佐中興或仕末造不宜闕至於歷代之臣有盡瘁末造者雖於厯數無補其人可重應否增祀宜付禮臣更核議

一今法自太學至府州縣學祀孔子爲先師孔子弟子配享在位皆曰法備矣禮其殫矣歷千有餘載而莫之或思也竊嘗攷之三代之遺文在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

亦如之又曰凡始太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在祭義曰祀先賢於西學以教諸侯之德周官大司樂曰凡有
道者有德者必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是皆周禮然則孔子以
前固嘗有先聖先賢先師矣創物前民曰聖躬行孝弟曰賢守
文抱道曰師皆蔑之是曠神祀而違經典也難者曰宰我曰以
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是故孔子既生而孔子以前先師
賢人可以廢應之曰非是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子貢以爲
焉不學孔子雖大聖大聖亦尊古者也正考父定詩以傳恭俾
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又曰三
代之祭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知本皆孔子之
志也聖者雖有天下功德爲百世祖猶且考三王存三統奉二
王之後與已而三毋是傲弄以章文質循環之大本孔子以布

衣修百王之業總羣言之歸承羣聖之後尙不自是則問禮於
老聃問官於鄒子問樂於師襄同時之人折節相師不有前事
聖將安託夫以孔子爲海而先賢先師則河也以孔子當興王
而先賢先師則二王也若之何蔑之也孔子弟子通六藝之文
者皆太主於孔子之堂於東於西宮用少牢小大稽首而孔子
以前之聖賢孔子奪其祀夫非孔子之所安也竊謂宜別立先
賢祠自京師始逮各行省每府一祠用少牢攷孔子以前之有
道者有德者以孔子同時之賢人君子非門弟子者增焉方今
休隆時正宜差等百王攷鏡羣籍召萬靈之祐錫九流之福傳
曰吉祥善事其斯之謂矣難者曰德有代興運有代去厲山氏
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周弃繼之故祀以爲
稷祀稷而廢農古也有徵應之曰古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日食則以朱絲係社而伐鼓王者有黜陟百神之義故曰神主說祭法之文者曰湯七季旱時所爲也湯受天命以改人鬼之祀古也有徵今先聖先賢先師未嘗降虐於下民帝王安得而變置之乎

一祭法之變廟制之變自有唐始也昔者殷有三宗周有文武世室漢有高祖有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宣帝爲中宗東漢有世祖有明帝爲顯宗章帝爲肅宗此所謂有德有功百世不祧者也隋以前祭法皆不改三代之舊諸帝有諡而無廟號六世卽壇墀者也有唐一代諸帝盡有廟號盡爲宗天子崇古來未有之孝亦應創古來未有之禮旣皆在不祧之列矣自唐以來大抵宜合爲一廟有一帝則增一主四時之祭宜皆曰大禘韓愈以下諸家議祭禮援引禮記曰迭毀曰壇曰墀曰三昭三

穆曰夾室曰禘曰時祭曰禘祭之年皆不中當代法令此千古禮法一大變禮家所宜知也

答人問關內侯

漢有大善之制一爲萬世法關內侯是矣漢既用秦之郡縣又兼慕周之封建侯王之國與守令之郡縣相錯處乎禹之九州是以大亂繁興封建似文家法郡縣似質家法天不兩太天不兩太何廢何太天必有所趨天之廢封建而趨一統也昭昭矣然且相持相氏印徘徊二千餘年而後毅然定何所定至我

朝而後大定關內侯者漢之虛爵也虛爵如何其人揖讓乎漢天子之朝其湯沐邑之入稍稍厚乎漢相公卿無社稷之祭無兵權無自辟官屬雖有百主父偃賈誼鼂錯之謀無所用漢待功臣盡如此無韓彭矣待宗室盡如此無吳楚七國矣後世待

將帥如此無唐方鎮矣待宗室如此無明燕王及宸濠矣莫善乎唐宋之待宰輔文臣也依之以王公侯伯開國子冠之以姬周大國名號食邑數千戶而不生殺其戶留其人於京師而無尺土以嬗其子孫有怨者乎無有子孫且無怨者及身之受保全大矣龔自珍曰唐宋待宰輔法漢關內侯法也惜乎其猶多魯衛萊莒荆申之名之擾擾也我

聖祖仁皇帝既平吳耿大逆雖元功親王畢留京師大制大勢皆定宗室自親王以下至於奉恩將軍凡九等皆撥予之以直隸及關東之田以抵古人之湯沐邑以漢制準之則關內侯也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於恩騎尉凡二十六等二十六等之人皆子俸無官受世職單俸有官受雙俸其世數一等公襲二十六次以是爲差以漢制準之亦皆關內侯也且夫自我朝以

前三千年未有定制自周已然周之制文武成康之支子母弟
封昭穆以降之支子母弟不封然則宣王之世鄭伯何以又出
封夫支孽盡封則國祚愈長久愈室礙難行寰海不能容支孽
支孽不盡封則守府之支子母弟怨故支孽盡封必速亡不盡
封則子頽子帶之倫伺肘腋以怨非上冊也如皆獲虛爵如漢
關內侯則皆受恩皆受制我 朝之制除開國功王襲王爵罔
替外世世嗣服之 主皆封子弟爲王爲貝勒則皆降等以襲
以世次爲差以世次爲差至四品閒散而止則不受田矣是恩
與制皆善 國家萬年京師數數營造王府貝勒府耳無所窒
礙超越二千載最平允易行者也問功臣一等公以下之俸足
以抵古之食邑戶者乎答不如也如有肯土言於朝增二十六
等之俸此易施行者也問王以下之田與其大制曰皆善矣自

珍官宗人府知之親王藍甲六十副外白甲一百七十副護軍
領催三十分共錢糧二百分郡王藍甲五十副外白甲百二十
副護軍領催三十分共錢糧百五十分貝勒藍甲四十副外白
甲八十副護軍領催二十分共錢糧百分貝子藍甲三十副外
白甲六十四副護軍領催十六分共錢糧八十分親王無故出
京師六十里罪與百官同親王以下貝子以上其戶下五旂包
衣之人見王如家奴見家長之禮包衣之女許親王等揀選爲
媵妾雍正元年議準包衣人應試入仕得以籍自通於朝